

全
邊
略
記

全邊略記卷之八

桐城方孔炤潛夫文粹

兩廣略

湖廣土司在內

洪武元年二月。命平章廖永忠爲征南將軍。叅政朱亮祖爲付率師由海道取廣東。勅諭永忠等曰。朕昔平定武昌。荆湘諸郡皆望風款附。常遇春克贛州。南安嶺南數郡亦相繼來歸。此無他。師出以律。人心悅服故也。兩廣遠在南方。彼此割據。民困久矣。定亂正在今日。彼聞入閩不守。湖湘已平。中心震攝。無

固守志。若先遣人宣布威德。招之必有款迎者。不勞
師旅。慎勿殺掠。阻向化之心。如其拒命。舉兵臨之。未
有不下者。廣東要地。惟在廣州。廣州既下。則循海州
郡。可傳檄而定。海北以次招徠。留守仍與平章楊璟
合取廣西。肅清南服。在此一舉。又勅贛州衛指揮使
陸仲亨。率本衛及南雄韶州等鎮軍馬。會廖忠永等
征廣西。諭之曰。近命平章楊璟等。由湖廣取廣西。平
章廖忠永等。由福建取廣東。今特命爾率師。由韶州
直擣德慶。三方進師。爲犄角。舉無不克。廣東既下。合

兵以取廣西。先聲既震。勢如破竹。但撫輯生民。無縱
侵掠。廖忠永等率再師。自福州航海趨廣東。先遣人
以書至廣州。招諭元分省左丞何真。真廣州東莞人。
少英偉。達書劒。元末仕爲河源副使。嶺海騷動。棄官
歸鄉里。率衆保障。至正乙未。邑人王成陳仲玉構亂。
真請于行省。舉義兵除之。擒仲玉。以歸。成築砦自守。
圍之久不下。真募人能縛成者。予鈔十千。于是成奴
縛之以出。真烹之。駕篋車上。號曰。四境有如奴縛主
者。視此。於是人以爲漢待蒼頭子。蜜莫及也。遂併有

循惠二州。嶺表民賴以安。元授分省左丞。或陳符瑞。勸爲尉陀計者。輒斥之。師至潮州。真遣其都事劉克佐。上印章。籍所部郡縣戶口兵馬錢穀表奉歸附。四月朔。我師至東莞。真率官屬出見。師進次虎頭關。元將盧左丞張元帥各率所部來降。遂入廣州。時僞叅政邵宗愚據三山寨。殘暴聞王師入廣。遣人納降。遷延。永忠知其詐。夜二鼓發兵直抵其寨。詰旦破之。獲宗愚。徒黨皆斬。檄諭海南海北之郡縣。悉皆歸附。陸仲亨率師畧定英德清遠連州肇慶。進攻德慶。元將

張鵬程棄城走。廣東悉平。永忠遣人送何真降表至京師。上賜詔褒真。謂其保境安民。以待有德。不勞師旅。先期來歸。其視漢唐名臣。竇融。李勣。奚讓。特召真乘傳入朝。賜宴。仍賜白金千兩。文綺紗羅綾絹各百匹。將校各賜有差。諭之曰。天下紛紛。所謂豪傑有三。易亂爲治者。上也。保民達變。識所歸者。次也。負固流毒。身死不悔。斯不足論。湏者。師臨閩越。卿卽輸誠。不煩一旅。民庶安堵。可謂識時達變者。授真朝奉大夫。江西行中書省參知政事。楊璟等兵克永州。鄧祖



勝食盡力窮。啣藥死。叅政張子賢萬戶何義千戶劉仲拒守之。胡海等踰城入。子賢復率衆巷戰。衆潰。執子賢。贊思誠等遂克之。璟引兵進攻靖江。永忠亮祖進兵取廣西。攻梧州。元達魯花赤拜住率父老迎降。時元吏部普顏帖木兒張鵬以便立從事入廣西。行州次藤州。聞我師至。欲募戰。無應者。旣而聞州守吳庸出降。乃率所部百餘人走鬱林。亮祖勒兵追斬于。是潯貴部州郡所次降附。亮祖分道府江。進克平樂。府璟等克清江路。下令禁止侵掠。復造攻下柳州。招

諭兩江溪洞。七月左江太平府土官黃英術右江田
州府土官岑伯顏各遣使賫印章請軍門降。永忠次
潯容州同知明安普花迎降。進次貴州鬱林知州張
那海亦降。進克橫州。次南寧。元土浪屯田千戶宋真。
其守將平章皎住等遣使請降。永忠悉收諸司印
章。命真守其城。遣指揮耿天璧等討元平章阿思蘭
于象州。師至賓州境。何思蘭部將李戰敗。知勢不可
爲。乃率所部請降。獻其銀印三銅印三十七金牌五。
中書省臣言廣西諸洞雖平。宜遷其人內地。上曰。

溪洞徭獠雜處。其人不知禮義。順則服。逆則變。未可輕動。惟分要害。以鎮服之。日漸教化。自不為非。數年之後。皆良民。何必遷廣西。悉平廣西。布政司領長官

司三永安上林安隆右廣西土官一百九十七思恩

思明鎮安知府四人。思明結安下石。西利州都結奉

議思城上思龍英鎮遠江州結倫。同果化都康茗盈

萬承全茗上下。東泗州太平。同武南丹歸順。安平萬

承忠州思陵龍州歸德。那地東蘭上隆。知州三十三

人。左州同知一人。羅白。憑祥。上林。陀陵。羅陽。忻州。知

縣六人。上林縣丞一人。懷遠主簿一人。桂平貴溪典

史二人。永平寨波羅里大洞三寨鎮安平鄉理源鎮

高井寨尖山鎮周冲都樂壇古江口羅目鎮慈樂寨
東鄉巡簡十三人。木盤浦鎮鄒寨白石寨覃觀壯思
隆鄉連城鄉武羅鄉武林鄉辛安寨東禪鎮那龍寨

大約鎮寨下市界牌鎮安城鎮歸仁鎮古月寨羣峯
寨白面寨遷隆寨西舍寨麗壁市桑江口占豈鎮三
畔鎮三門灘大寧寨龍門寨靖寧鄉宜良鎮都博鎮
新興鎮歸化鎮吉清鎮廖洞鎮江口鎮章駱鎮安湘
鎮樂善鎮莫離鎮武陽中洞鎮通道鎮清流鎮思管
鎮鵝頸隘保江鎮西峒鎮潯江鎮萬石鎮安永鎮縣
郭鎮清水鎮李廣鎮思龍鎮東江鎮德勝鎮大曹鎮
思農鎮北蘭鎮安化鎮普義鎮吉定鎮歸思鎮上保
鎮金城鎮方村蒙村窮果兩江口峯門寨南源寨常
安鎮龍平寨西嶺寨鎮峽寨白霞寨邊蓬寨信都鄉
沙田寨樊家寨白花洞口渠樂寨金城寨八尺鎮那
樓寨橫山寨南鄉南里鄉大宣鄉駐演寨鵝頸鎮都
名鎮丹陽鎮周冲大宜鄉靖寧鎮大黃江口北山懷
遠鎮湖山渡頭副巡間一百二人嘉靖初年設武定
州知州一人田州吏目一人臨時岩馬甲大田子甲
子甲陽院思郎累彩伯河武龍拱甲床甲婁鳳下陸
縣甲某甲若桑伯牙思幼候周思恩白興龍定羅定
安古零那馬下旺都陽巡簡二十八人改流四知州

二人養利上石。知縣二人。湖廣都司領宣慰司二宣
崇善永康。右隸吏部驗封。撫司四。安撫司九。長官司二十。蠻夷長官司五。永順保靖
爲二宣慰。施南散民思建容美。爲四宣撫。東鄉五路
忠孝忠路金峒龍潭大旺忠峒高羅桑植。爲九安撫。
臘忠峒交著黃峒驢連峒施容施白匪峒思家峒五
寨草子坪搖抱峒上溪茶峒劍南木冊鎮南崖椒山
瑪瑙五峯石寶水盡源通塔平石梁下峒臻剖六峒
橫坡等等。爲二十長官。鎮遠隆奉西坪東流臘壁峒
爲五蠻夷長官。湖廣土官五人。南渭施溶上溪知州三
右隸兵部武選。簡二人。右隸。二年湖廣省臣言慶遠地接八番溪洞
吏部驗封。所轄南丹宜山諸處宋元皆用其酋。爲安撫使。以統
之。天兵下廣西安撫使莫天讓首來款附。宜錄用。

上從之。改慶遠府爲慶遠南丹軍民安撫司。置安撫司同知副使。經歷各一員。以天讓爲同知。王毅爲副使。夏辰州二十八洞友九溪九度水米坪散毛柿溪等洞蠻夷作亂。命衛國公愈鄧爲征南將軍。楊璟爲副。率兵討平之。凡克四十八洞。石江諸蠻作亂。討平之。至是復命良率寶慶衛指揮胡海等攻銅鼓五開潭溪曹滴勝浪篤莫洪州古州等。誅其首撫其餘。使復業。凡平崗寨二百餘所。皆編戶附籍。輸租奉法。地方遂寧。十八年四月。思州及五開出諸峒蠻夷作亂。

命信國公和湯江夏侯德興周率師討之。蠻寇聞王師至，輒竄匿山谷。退則復出剽劫。和等乃于諸峒分屯，勦捕夷其窟穴，俘戮四萬餘人。旋師柳州府馬平縣主簿孔性善言：溪洞猺獞恃險竊發，殺掠吏民。及官軍討捕，則退入深谷，操強弓，注毒矢，潛于隘。卒不能獲。兇頑自恣，乞立寨置兵，扼襟喉，斷出路，譬穴中之鼠，技窮食盡，可以盡勦。然此雖盜賊，豈無良心。昔陳璟文爲縣時，猺獞應役，厭後長吏撫字，垂方始復反側。誠使守令得人，示以恩信，諭以禍福，兇頑豈不

革心。上嘉納其言。命吏部凡臨溪洞郡縣擇賢守令以撫輯之。十九年湖廣都指揮奏請運施州崇山大庸五開黃平平越等衛軍食。上覽奏謂戶部曰。崇山大庸屯種歲久。何得乏食。數年來軍中無尺寸之功。但知需食有司。而不惜吾民供給之困。惟施州從其請。五開等處令軍士屯田自食。二十年廣西潯州府知府沈信言。府境接連柳象梧藤等州。山溪險峻。猺賊出沒不常。近者廣西叅議湯敬恭爲大亨羅祿山生猺所殺。官軍討之。賊乃登陟巖崖。扳緣樹木。

捷如猿狖。追襲所不及。若久駐兵。瘴癘時發。兵多疾疫。及至兵退。復出爲患。臣以爲桂平平南二縣。舊討徭民。皆便習弓弩。慣歷險阻。若選其丁壯千餘人。免差徭。給器裝。各團村寨。置烽火。與巡司民兵相爲聲援。協同捕逐。可以殲之。上曰。蠻夷梗化。彼習然也。若土官能招徠之。何用殺。若無事。但當謹其禦。使不爲患耳。寇不已。民不堪。則發兵討之。何必團寨。二十一年正月。賴賊湖蠻叛。命東川侯海胡爲征南將軍。帥師十萬討之。師渡九溪大庸。度天火嶺。六古罕。

洞擒獲蠻酋夏三八占皮等械送京師還次賀山擊斬蠻兵千餘分道勦捕散毛部落俘獲亦千計還京二十八年冬十月楊文等師至奉議州兵分勦向武都康龍英等州斬叛酋黃世鉄黃嗣徽等又征南丹州斬其酋莫金分兵勦大藤峽江南嚴蓮花寨諸徭賊擒戮其叛酋陸充公等餘悉撫定之擒賊共一萬八千餘人開設奉議南丹潯州慶遠四衛向武池河懷集賀縣四守禦千戶所守其地遂班師洪熙元年廣西總兵韓觀奏桂平蠻民爲亂請捕之勅曰爾

期撫綏其民。悉使得所。非專以兵威也。民或迫有司。誅求。逃還行劫。苟圖自存。宜諭使復業。毋輒進兵。如其不服。發征。何晚。宣德七年三月。廣西總兵官都督山雲。奏斬獲廣西桂平等縣蠻寇覃公專等首級之數。上顧尚書許廓曰。蠻夷害我良民。譬之蝨賊。害稼。不可不去。然殺之過多。亦所不忍。廓對曰。兵誅有罪。自取滅亡。非朝廷有意殺。上曰。天地以生物爲心。今雖殺賊。官軍豈得無損。朕意欲兩全之。庶幾不愧天地。正統四年七月。廣西慶遠府南丹州知州莫

禎奏本府所轄東蘭等三州土官所治。歷年以來。地方寧靖。宜山六縣流官所治。谿洞諸蠻不時出沒。原其所自。皆因流官止能撫字附近良民。而谿峒諸蠻恃險爲惡者。不能鈐制。及其勦而民與諸蠻交結者。反泄軍情。致賊潛遁。詐爲向順。曾未幾何。仍肆劫掠。是以兵連禍結。而無寧歲。願授臣本府土官。其流官總理府事。而臣專備蠻賊務。將谿峒諸蠻積害者。殄絕其餘。則編伍聽調。據巖險者。拘集平地。使無所恃。擇名望者。立爲頭目。加意優恤。督勵生理。各村寨皆

置社學使漸染風化。或三十里。或五十里。設一堡。使
土兵守備。如賊不除。地方不靖。乞寃臣誑罔之罪。廣
東欽州民黃寬等。自宣德初誘脇居民二百九十餘
戶。并田土投獻安南。先已勅三司行撫不服。奏曰。考
本州圖誌。自漢馬援討平。以銅柱界之于西南。以分
茅嶺限之于西北。其界限之內。自洪武來。俱隸欽州。
今分茅嶺之內。三百餘里。銅柱之內。二百餘里。悉爲
安南所侵。如遣勅安南王。令還侵地。則民不招自還。
矣。九年。廣西總兵官奏。獞猺數多。乞增軍伍。英國公

輔議查得江南蘇州等處清出廣西軍丁多畏炎瘴不肯前乞遣官督發補伍。况廣西丁男四十八萬餘口俱不畏瘴癘乞照洪武梁軍事例約計丁數量梁軍制曰可。十四年總兵柳溥伏奉勅調軍于清浪竊以廣西兩江土兵叛服不常起調擾煩恐生他變。上允其奏。天順元年柳溥曰柳慶賓州工林武緣蠻賊猖獗攻陷城寨偽稱剗平王。臣設策出奇令士卒攀藤緣崖斬其賊首黃公好等五百餘事得平。廣西少監朱詳告警曰徭賊千百餘羣劫柳州之柳

城南寧之武緣里田荒蕪。道路梗塞。乞借楚黔所征兵以從事。二年。總兵朱瑛報永福之捷。領桂林兵抵理定南鄉蘭麻。斬其首陳公果千有一百。廣東副帥翁信亦報廉州之捷于木頭洞。獲級二千。部稽之曰。前此信袖手觀賊而後捷。則撫臣葉盛未之間也。令糾察之。三年。時兩廣盜竄起。雷廉高肇之地。或數百里無人。比爲有司貪恣所致。或保襲土官。或調遣土軍。或輪班官軍。或豪富賣閑。百計巧取。激變蠻夷。上命都察院榜禁之。巡撫葉盛奏瀧水縣徭賊鳳第。

吉爲寇臣等斬首三百。合首賊以俘。少監朱詳奏廣
西零賊不常有。司輒以奏報。竇聖聽。臣請賊徒衆
至二千以間。其餘定限類奏。部議廣寇不時流劫。而
詳如欲類奏。若允所請。非惟軍法無由知彼。而兵民
受害。亦將無所控訴。宜令遇賊卽奏。不得隱匿。上
從之。四年。巡撫白圭奏報。獐賊流劫永州。破桃花批
杷二所。永明江華二縣。請治陳杲。李震失機之罪。去
秋。田州府頭目呂趙殺其知府岑猛。謀岑氏以襲。至
是春。撫葉盛按吳禎。率兵攻功。饒焚鳳二關。呂趙挾

岑鐸而遁。追至雲南富州。奪鐸斬趙。委岑鏞掌府事。用州以平時。三年內。廣西累報賊情。不下四百餘起。大司馬責其因循類奏。請治大帥。過興以下諸將領罪狀。少監朱詳亦奏賊破藤縣。指揮張能開門而逃。縱其大掠。于是過興奏報慶遠清潭峒賊。韋台海等六百二十級。古河毛洞一百二十級。劉玉奏報賊首禁得一百九十級。白石崖七百餘級。焚巢全師。李震奏報橫水溪寨五百餘級。莫宜中平寨六百五十級。令過興夾攻圍山諸徭。盡克之。斬獲以千計。兩廣總

兵顏彪奏報。潯州大藤破七百餘寨。斬獲二千二百有奇。大都譁張其說。至乃殺降附諸蠻。及民之供億者。官軍乳虎也哉。不知中丞葉盛贊茲機務。允爲草捷。抑又何也。五年潮州府揭陽縣沿海邊民作耗。戕指揮劉琛。通判劉恭等。推原所自。蓋舊守周宣縱賊首李斌不誅。而左右蕭宗榮悉其黨。雖招安履行。而肆掠如故。每勦捕令下。謀輒泄。至是潮守李永寧暴其狀。下葉盛區畫之。成化元年兩廣巡撫吳禎奏廣西泗城州土官岑豹聚四萬劫上林。又殺岑志。滅其

族部言豹強獷如此。可則撫之。否則禽之。是時兩廣蠻候大狗亂甚。蔓延廣東高廉雷之境。所至殘毀。上初卽位。銳意南討。集廷臣議。兵部尚書王竑言。峽賊稱亂。其始由守臣失策。以招撫圖爲苟安。長其驚驚。譬諸驕子。愈惜愈啼。非流血撻之。啼不止。爲今之計。當大發兵。竊見浙江叅政韓雍。智慮過人。材兼文武。屬以討賊。可紓南顧憂。而諸將中。惟都督趙輔材畧可任。乃擢韓雍爲僉都御史督軍務。趙輔爲征夷將軍帥兵討之。右都督和勇爲游擊。太監盧康陳。

宜爲監軍。戶部侍郎薛遠督餉。御史劉慶任霖紀功。閩外之事。一以屬雍。二年三月。大軍至南京。衆議欲分江西軍。及達官從遊擊。由庾嶺入廣東。大軍則從湖廣入廣西。以賊在廣東。宜逐之。在廣西。宜困之。雍曰。不然。兩廣已無完郡。而大藤峽。賊之巢穴。不是之圖。而趨其末。未見其能濟。苟全師至彼。南可以攻大藤。援高雷廉。東可以應南韶。西可以取柳慶。北可以斷陽峒。諸路勢如常山之蛇。動無不應。舉無不克。何須于逐。自古蠻夷來寇。不可以禮義較。惟勝之而已。

于是總率諸道兵逕進。用土兵爲先鋒。先破修仁。荔
蒲。遂進擣藤峽。覆其巢穴。其中盤亘數百里。山澗險
阻。有崖名九層樓。尤爲險峻。官軍直抵其上。磨勝崖
爭記歲月而還。蓋自國初以來。但能威之。使不出而
已。未有窮而破之如此役者。遂易峽名斷藤。以誇武
功。乃遣將四出。雷廉高聲諸寇。以次削平。自此蠻夷
畏懼。粵服侵安。雍等之力也。雍性剛果。主斷罔疑。賞
罰明信。號令嚴肅。故兵出有成功。雍調達官千餘名。
導一將領之。徭獠出入山林。利用鏢鎗牌刀諸短兵。

不能當騎射。故達軍所向輒勝。賊畏之。乃奏留兩粵間。四年。雍督叅將夏鑑僉事陶魯。捕賊于思恩。潯州。斬黃公漢等。三百五十餘人。然柳廣歲饑。雖散復聚。可慮也。鑑魯又捕賊于石康。所斬百有九十人。三月。雍奏廣西猖賊林裕肇等。比擒斬六百餘人。五年。僉事陶魯奏立總府于梧州府。起復韓雍。雍奏于城東別立城。移奉議衛官軍以實之。報可。雍同廣西巡撫張鵬。勦六六龍。徭之蠻。于平川。廉村。得捷二百有三十四人。上以殘賊根株未除。毋以小捷怠。十一月。

巡撫陳濂奏高廉雷肇四府及連州行伍無定勞逸
不均。以故將不知兵。兵不識將。臣議欲分兵爲四哨。
新興。瓏水。陽江。新會等爲左。靈山水安爲右。石城。信
宜。并雷州爲前。德慶。抵連州爲後。每哨以四千。人爲
率。分八班。如此。其可經久。十年。太監黃沁劾奏。叅將
諸守臣不報。南丹之失。南丹土官莫必勝。劫荔波人
民二千者。殺三千者。擄而賊首韋萬付等。流劫天河。
懷遠。桂平。羅城。義寧。雄縣。武勝。柳城。岑溪。古田。諸縣。
不可勝計。部駁之曰。賊勢充斥。旁午。而心等未聞一

策歸罪叅屬。且盜踰年矣。太監陳瑄總督吳琛總兵陳政俱負重寄。宜加切責。行御史勘之。時布政何宜之固也。張敷之貪也。比周沁訐雍去。公論失平。十二年總督朱英奏獍徭屢叛不常。然亦尚可善化。臣勸誘之。能去逆効順者。定爲編戶。復其徭役。三年則有荔波縣立山鄉。賊首李公主令其子扶實率衆四十來降。請立爲縣。有衆數萬。俱願歸附。叅政袁愷隨招馬平縣獍老五百二十八人。叅議謝綬招蒼梧縣獍六里一千七百人。副使范鏞招陽翔縣獍。皆編

戶其籍。樞部項忠曰。可獎也。十六年。太平府知府何楚英。龍州土官知州趙源。憑祥縣土官知縣李廣寧。各報所得安南情事。謂安南之攻老撾。以去秋興兵八萬。開路積粟。令其臣東正議與戰。大敗。失兵二萬。至十月。國王黎灝親率九萬。復爲滿國兵所邀。死者三萬。總督朱英以聞。勅曰。安國恃禮滅義。自取敗衄。爾其勿怠于邊鄙。十七年。兩廣總督朱英。總兵陳政。由靈山石龍。引軍鬱林容縣。擒斬以三千計。馳勅獎勞。二十二年。巡按徐同愛疏曰。古城

王古來攻殺交趾。所置提梁。交趾怒。兵壓其境。古來懼。率其妃王孫千餘人。載方物。至崖州。赴愬。勅曰。古來殘敗餘息。間關萬里。提攜投附。情可矜憫。其撫恤餼從。毋致凍餒。命都御史屠濬往諭之。弘治二年。兵部奏湖廣之戍于潯柳者多。殄于瘴。宜減其班軍。守臣報曰。楚蠻粵獍。互相侵擾。楚之戍粵。亦所以爲楚也。寶慶七衛之在梧州。九溪三衛之在柳州者。其瘴重。宜免楚軍。而撥寶慶寧遠永州以守柳州。撥九溪永定常德以兌全州。其省城瘴輕。則留長沙。

衡州岳州夷陵四衛之班于城。更番府江居處得所。邊鄙無虞。從之。古城王古來旣還國。乞如永樂時。督兵護守。以振安南。部議永樂之遣將也。正黎李之弑。逆非爲鄰境交惡。故豈據單詞。冒險涉海。遠戍代防。非懷柔之道也。田州土官岑溥爲恩城土官岑欽所逐。暫居潯州。朝議令按察司陶魯督臨之。諭其釋怨。泗城土官岑應復奪貴州十八城。與欽割田州分其地。官軍往撫。出境敗敵。而應復援之。都御史秦紘單騎入田州。逐走欽。縛以歸府。上慮然孤軍遠入。

勅都督馬俊按司陶魯助其聲。厥後應與欽互殺。以平。六月廣東德慶徭鄧飯主爲寇。總督奉紘太監王敬總兵毛銳五路征之。察司陶魯叅將陳睥領其軍。白玉自魚子口。馬義自瀧水。孫壁自三州。安紀自辣頭。李寅自南鄉。斬首五百。廣西古田僮爲梗。副帥馬俊入賊箐中。叅議馬鉉俱死。戶部郎周琦曰。桂林古田山勢相連。我軍攻之。如石投萍。隨散旋集。財匱罔功。宜以二十萬夾攻。覈其真僮。殲其渠帥。而撫其殘村。立爲土官。招集逋民。復其故業。如江廣砍山流食。

之人給與土田免其徭稅。以夏徵調。以霜降進山。兵不費農矣。合勦不如獨攻。明捕不如暗執。此制僮之策也。八年總督閔珪曰。臣等酌量山巢險易。賊徒眾寡。將官軍土兵。分爲四哨。一哨兵萬一千六百人。副總兵郭欽副使武清將之。自理定荔浦進勦。府江西岸一哨兵萬七千二百四十四人。左叅將毛倫僉事劉信將之。自平南五屯進勦。西鄉一哨兵萬七千六百五十人。右叅將歐盤右叅議吳昭將之。自象州脩仁進勦。陸峒一哨兵萬三百五十人。遊擊將軍王永

僉事王本儉指揮使謝謙將之。自平樂廣邁進剿府江東岸。又調署都指揮孫璧僉事黎鼎。兵七千二百。自賀縣進。備賊東道。合王永夾攻。尅期齊抵山巢。撲圖撲滅。十月占城國王古來遣子沙古詣關告安南。侵殺乞大臣往爲解。詞甚哀。廷議故事。無大臣爲外國構和者。上意終欲遣大學士溥。徐等曰。安南負固險遠。自成化來。屢諭還占城之侵地。彼實未嘗輸情。今徒掉口舌。難施威力。小則掩過飾非。大必執迷抗令。使臣無以復命。致虧國體。且哈密爲土魯番。

所奪三十年。命官遣將互相仇殺。亦不能槩以王法爲斷。今安南奉正朔。而占城名號如故。誠僞未可悉。上乃罷遣。九年。總督鄧廷贊奏。分布土兵之策。優授土官諸事。兵部會議曰。古田縣密邇省治。雖有獠獍。亦多良民。其間土地。皆民世業。若克平之後。遂以韋祖鉉次子爲土官。數年之後。良民用稅。皆非我有。卽欲設長官司。亦止可于本處土民中選補。執印侵地。雖岑接父祖之過。然再四撫諭。岑接尚不肯歸之。于官似未改圖。遽使實授。則志轉驕溢。非取土官之

法思恩府兵力已盛。若更益以賓州八寨。漸不可制。止可于本府土舍中擇衆所推服者。署爲長官。設長官司。徑隸廣西布政司。其本府甲軍土兵照數派調。遷江所百戶軍德等。止理本寨。猺獞土兵不得與長官司事。以生嫌隙。昭平堡係腹裏地。若增設土官。是以夏歸夷恐貽後患。况府江一帶近設副使。其土官黃瓊子宗不必遣。止令每歲各出土兵一千聽兵備提調。其餘岑溥之復職致仕。歸順峒之改爲州。岑瑛之改授知州。龍彪之改授昭平堡巡簡。請俱如廷瓚。

所奏十一年御史萬祥奏兩廣地自景泰初年調廣
西官軍從征廣東各山峒賊乘機竊發高山之徭日
下平地深洞之獍時出近村天順成化以來大肆今
古田通縣盡爲賊有以次蠶食義寧永福洛容等縣
村落時於深定理定江路行劫又與始龍賊通脩仁
舊縣西鄉亦爲賊據新縣東鄉僅存良民數十餘家
今賊穴在桂林者古田始龍江西延三處在樂平者
荔浦脩仁府江三處在永安者西鄉一處在柳慶者
則白牛上油肆滴二都三都四五都等巢非止一處

在廣州者十三村。後山藍糞流溪四處。在惠州者黃洞一處。在高州者雲爐大桂平地石羊各瓜。捌領六處。在廉州者毋鷄山木頭洞二處。在肇慶者羅傍山大潭坑二處。聯絡州縣貽害地方。當先蓄糧。如往年朱英之征木頭洞。飭兵如往年山雲之剿三都。有事古田。則調廣西省下。與廣東官軍各四千。湖廣官軍鎮安歸順向武王兵各三千。奉議都康各二千。桂林夫欵五千。平樂三千。共調三萬之上。有事峽山。則調潯州官軍二千。廣東四千。田州土兵一萬五千。泗城

一萬二千。思明太平武靖各三千。龍州二千。江州一千。共調四萬之上。有事柳慶則調柳慶與湖廣官軍各二千。思恩土兵八千。東蘭六千。南丹三千。遷江安陸各二千。那地永順安順各一千。柳州夫欵三千。慶遠二千。共調三萬之上。以九月霜降刻期進取古田。分布在於浴容柳城臨桂義寧永福懷遠融縣一帶。要處峽山分布。在於潯州象武平南貴縣一帶。要處柳慶分布。在於宜融柳城馬平折城來賓象武一帶。要處營壘連絡聲勢振動。三年之後果有成功。可無

後患。則古田之兵。可移脩仁荔浦。下及府江。上至始龍。江西延等。峽山之兵。可移永安。上至貴縣。龍山下。至平南小田等。柳慶之兵。以次可移。縣復一縣。州復一州。廣西事妥。優養將士。順流廣東。攻取羅傍山大潭坑十三村。黃洞雲爐大桂等巢。迎刃而自解矣。十二年。田州府土官岑溥爲其子獠殺。獠亦自刎。次子猛方四齡。頭目黃驥護至省城告襲。南寧頭目李蠻遣兵來迎。驥誣蠻爲變。請調思恩土官岑濬助之。濬受驥賂。約分其府。武龍等地。濬攜猛去。守臣攝之。乃

出猛。猛率得襲。濬怒。要結泗城土舍岑接。東蘭州韋祖鉉各攻蠻。入田州。殺掠萬人。城郭墟燬。叅政武清往田州勘治其狀。濬納清金寶以萬數。清曲爲佑之。後以貪暴黜。先是古田獐獠襲殺藩臬守臣。請大發兵問其罪。越數年。益猖獗。道路爲梗。守臣鄧廷瓚請發兵九萬。部議未允。貴州巡撫錢鉞亦奏都勻之亂。請益兵五萬。部議以清浪平越之六千臨之。勿動大衆。錢鉞復奏。土官漸被聖化。汚俗已更。請令其應襲子孫得與宣慰學充貢。使之習禮以杜爭源。黔儲虛。

空有闡職比試之例。納米者。免其試。都清二倉實矣。
十六年廣東瓊州黎賊符南蛇反。戶主事馮顥奏。本
府遠在大海之外。山有五指山。黎峒雜居。外有三州
十縣一衛十所。週三千里。成化間黎人作亂。三度征
討。弘治來。瓊守張桓余濬相繼貪殘。大失黎心。南蛇
自相攻擊村落。有司不察過傳。動于鋒鏑。誠可惻憫。
五指菁林險阻。兵不能入。乞勾考土官應襲者。熟知
夷情。給以犒勞。可得精兵數萬。以夷攻夷。不煩軍旅。
部從其議。增設兵備。以王繼彈之。十六年符南蛇平。

擒斬以三千計。十八年廣西泗城州土族岑九仙乞襲職。本兵劉大夏駁之曰。故知州岑豹叛。臣遺孽。今之岑接。皆傳爲梁接。不知九仙何物。逋逃妄授漢岑彭之裔。考岑氏譜。始祖本納罕。于元至正間。與田州知府之祖伯顏一時受官者。九仙塵瀆。應治以罪。其諂媚夷情如此。正德十二年。總督陳金奏報府江擒巢之捷。得賊六千。本兵王瓊敘有功者。各陞階蔭。賚有差。大率嶺南險遠。有司貪剝激夷。逆我顏行。及大軍四調。多殺良熾。降虛張克捷。主之者。夤緣增秩。多

失實云。十三年五月都御史陳金奏廣西府江北抵桂林南連梧州而平樂府縣界乎其中。上下八百餘里。兩廣州船必由之路。民夷雜居。無城郭之限。苗賊據險出沒。江道阻塞。近雖調兵征勦。而林菁溪密。不能盡殄。時復潛出爲患。臣等詢訪衆議。欲於昭平堡創建守備。移平樂指揮居之。摘撥桂平柳梧之民。欸分番戍守。府江之患消矣。議可。十六年廣東蘇峒十八山青龍圖盜平。所俘斬以萬五千計。總督楊旦太監王堂總兵朱麟俱蒙褒賞。初思恩上司劉召叛。合

其黨黃安等。奪定羅堡。剽掠良民。兵備副使等。檄田
州土官岑猛。勦捕之。猛佯許。而按兵境上不進。都指
揮孫震。直前立營撫之。爲賊所執。守巡數遣人省諭
之。召詭言。掣回田州兵。乃出震。守巡不得已。從之。又
欲盡掣思恩守城兵。守巡不可。召亦竟不出震。是時
諸土官黨逆觀望。莫肯用命。總督張嶺等。請調湖廣
永順保。請土兵萬人勦之。先是田州岑猛叛。總督盛
應期。巡按謝汝儀。議大征。及應期解任。姚鎮代之。復
條前情。猛具疏陳辯。乞遣官體勘。朝廷拘留其抱。

奏者盧九。且待事寧。嘉靖六年大兵十萬至。殺猛子
邦彥。順州土舍岑瑋。誘斬猛以獻。寇首既誅。姚謨請
將田州改流。留叅議汪必東申惠。叅軍張經以萬人
填其地。守稍懈。兵亦分。必東以疾移。于是其黨盧蘇
王受等。借交趾兵十萬。薄府內。應譟起。戕官軍。燒其
食。據府以叛。佯爲乞撫。已乃又攻思恩府。據之。都御
史黃哀言。盧蘇賊衆未多。而永順保靖兵素無律所。
過苦擾。請毋調遣。便本兵持議不合。請勅王守仁
視賊緩急。以便從事。王受人思恩。執知府吳期英。封

其府庫而自攻武緣。守巡鄒輓以間道奪門得期。英賊遂遁。新建伯南兵尚書守仁疏曰。臣惟兩廣軍門振其軍威。自足制服諸蠻。因循怠弛。軍政叢壞。一有警急。必倚調土狼。若猛之屬者而後行。故此輩憑兵日增。鴛驚及事平。則又功歸于所司。彼無所與兼。不才有司。需索引誘。與之爲姦。徵發愆期。調遣不至。土族下憤。日深月積。至加以叛逆而征之。夫已暴之惡。誠宜加誅。然致彼若是。亦當反思咎責。使內治外攘。我有餘力。彼將自服。夫所可憤怒者。不過岑猛父子。

及黨惡數人而已。其衆固皆無罪。今黨惡旣戮。天討已行。乃又不勝盧王二酋之憤。遂不顧萬餘命。竭兩省財。動三省兵。騷然塗炭。兩年于茲。曾首未得。徒爾兵連無罪死者。十已六七。山獠海賊。乘釁搖動。窮迫必死之寇。旣從而煽誘之。貧苦流亡之民。又從而逃歸之。其可憂危。何啻十百于二酋者哉。臣以爲宜開其自新。息兵罷餉。休養瘡痍。絕覬覦之姦。弭不測之變。區處旣定。德威旣洽。二酋如尚不悛。執而殺之。不過一獄吏事。何足重煩天兵。以泄憤于小醜。臣非不

知僥倖成功。苟免怯懦。邀美目前。設難日後。此人臣
喜事者之利。非國家之福。生民之庇。臣所不忍也。流
官之設。徒有虛名。而反受實禍。思恩未設流前。土人
歲出土兵五千。聽府調遣。既設流後。歲發民兵數千。
備土人之反復。流官無益。斷然可睹。田州切鄰交趾。
其間深山絕谷。皆獠獍。乃存土官。藉其兵力。爲屏蔽。
若改土爲流。則邊鄙之患。我自當之。後必有悔。上
曰。守仁才略素優。論奏必有所見。五月。提督王守仁
報思田賊平。其疏略曰。臣與御史石金及藩臬將領。

會議思田禍結兩省已踰二年今日必欲窮兵則有
十患若罷兵則有十善何謂十患今皇上推至孝
以治天下而驅數萬赤子傷天地和一也軍興所費
數十萬梧州倉庫空虛二也調兵久戍疫逃接踵復
之鋒鏑土崩瓦解三也民不得耕織久慮亂四也土
兵市井徂徠挾此貪恣五也徭徭巢穴數千百計營
堡關隘之兵募補然且不敷今復盡聚之一隅六也
餽夫騎馬取辦南寧諸屬民困之極非盜則死七也
岑猛之滅各懷唇齒之疑蘇受之討皆有狐兔之憾

土司遲疑觀望。所恃獨湖兵耳。前歲之疫。湖兵死者過半。其家例有償銀。費亦鉅萬。今道路怨苦。勢必逃遁。雖誅之不能止。八也。田州深山絕谷。皆猺獞所盤據。若必盡誅其人。異時欲雖改土設流。其與誰守。爲邊夷拓土開疆。九也。旣以兵克。必以兵守。一失制馭。變亂隨生。十也。何謂十善。活數萬無辜。明昭好生之仁。遠夷感德。一也。惜財省費。畜其贏以備他虞。二也。久戍之兵得歸。無疾病歿亡之慘。三也。及時耕種。不迫爲盜。四也。罷散各土兵。知朝廷神武。不殺消彼。

鴛鴦陰斷反側五也。各歸舊守窮邊沿海咸得脩復六也。解百姓倒懸之苦七也。土民土官安心定志八也。思田遺氓得還舊土招亡復業因其上俗仍置酋長俾人自爲守內制搖獐外防邊夷九也。悅服不復兵守無調發之費有安居之樂十也。夫勦撫之利害明白易見如此當事莫言撫何哉。其間有二幸四毀焉。下之人幸數級之獲以要賞上之人幸成一時之捷以蓋愆。是謂二幸。始謀請兵終鮮成効則有輕舉之毀。頓兵竭餉得不償失則有浪費之毀。聚數萬衆

竟無戰克。則有縮畏之毀。徇土夷之情。拂士夫之議。則有迹嫌之毀。是謂四毀。幸蔽其中。毀惕其外。犯患而不顧。棄善而不爲。今日計其宜撫也明矣。衆皆曰。然。臣抵南寧。遂下令盡撤集兵。解歸者數萬。爲湖兵數千道。阻遠不易歸。分留南寧。解甲休養。待間而發。未幾。盧蘇王受遣訴。願得掃境。投生乞宥。一歿。臣等喻令齋飛牌歸巢。速降無死。蘇受等得牌。皆羅拜。踴躍歡聲雷動。尋率衆歸南寧城下。分屯四營。蘇受等囚首自縛。與其頭目數百人赴軍門請命。于是下蘇

受于軍門。各杖一百。乃解其縛。又諭之曰。今日宥爾死者。朝廷好生之仁。必杖爾者。人臣執法之義。衆皆叩首悅服。謂朝廷再生當以死報。願殺賊贖罪。臣等至其營。撫定其衆七萬餘人。復委右布政林富等安插于二月二十六日。悉令歸業。是皆皇上至孝達順之德。昭格上下。震攝鬼神。未朞月而蠻夷率服。不折一夫。不戮一卒。全活數萬。卽古舞干之化。奚以加焉。上覽疏深嘉之。曰。守仁受命提督蒞事未久。乃能開誠宣恩。處置得宜。致令叛夷畏服。率衆歸

降罷兵息民厥功可加。其賜勅差行人獎勵。賞五十兩紵絲四表裏。太監張賜御史石金各賞銀二十兩。紵絲二表裏。其餘有功官俱賜賚有差。守仁奏比者侍郎方獻夫建議于田州暫設都御史同廣西副總兵專駐其地。臣近因蘇受等歸降行委林富及張佑撫定其衆。竊見富慈祥愷弟。識達行堅。佑嫻于將略。才俱可使。請以富量改憲職。俾巡撫思田。張佑復其舊職。廩餼輿馬取辦南寧土衛。不必干思田之人。俟歲餘經略有次。思田止責知府理治。或設兵備于

賓州。或以南寧兵備兼理。遂如所議。九月守仁督兵討廣西諸寨叛賊。悉平之。先是斷藤峽等處徭賊。上達八寨。下通仙臺。花相等峒。連絡數年。餘巢盤亘三百餘里。流劫郡縣。屢征不服。急流入萬叢箐中。自潯浯上下。軍民橫罹鋒鏑者數十年。守仁旣招降思田叛日。盧蘇王受責之勦寨賊。自効。罷還永順。保靖二司土兵應調至者。密授方略。使指揮唐宏等議乘歸途之便擊之。守仁止南寧。偃臥旗鼓。示不爲備。度賊已懈。督官四面圍之。永順攻牛腸。保靖攻六寺。巢以

川三日合戰敗之。明日破仙女山寨。又明日破油榨
仁壁大陂等巢。斷藤峽平。乘勝進攻仙臺花相白竹
古陶。惟鳳等巢悉破。右布政林富率蘇受等由別道
抵八寨。突破石門。賊遂奔潰。我兵分道搜勦。于是古
遂周安吉鉢都者。峒黃田鐵坑等寨相繼殄平。餘賊
僅千餘人。且戰且守。趨渡橫水江。會大風溺死大半。
其脫身入山者多投墜崖谷死。會守仁病甚。乃上書
請告。奏言岑氏世有田州。人心久服。岑猛雖歿。有子
二人。諸夷莫不願得。復立其後。議于開設流官知府。

外就於該府四十八甲內。割其八甲。降設田州。立岑
猛之子邦相。授以署州事。吏目。錄之。知府。承岑氏祀。
時部議岑猛四子。而守仁止言存者二人。與前奏不
合。守仁曰。竊議武靖當猶衝邦位。出繼已久。民心歸
戴。况其才力足也。今欲更立。殊難其代。恐失武靖各
目之心。莫若仍還邦佐于武靖。而立其次子邦輔。時
各目執稱邦輔。外婢所生。名實不正。惟邦相係猛正
派。質貌厚重。衆心歸服。繼岑氏者。莫如邦相。臣等因
土官之立。專爲繼絕岑氏。以順諸夷之情。得旨如

擬後數年。盧蘇殺邦相。巡撫陶諸立芝猛。而邦佐爭立。及蔡經代撫。亦不能問諸土官解體焉。禮部尚書方獻夫詹事霍韜言。臣等編戶廣東。備知諸徭爲患多年。先曾調三省兵數十萬人。劄支官帑數十萬兩。米十萬石。僅得田州安靜五十日。然我軍失亡固已大半。而思田叛人。與吊嚴新寧白水諸賊。相表裏。時出劫掠。終莫得要領。新建伯守仁。乘百年破敵之後。威聖明特起之知。不役一卒。不費斗粟。片言馳諭。而思田稽顙入寨。斷藤峽之賊。各鳥棲獸伏于深巖。

絕峒間自我明開國來。未有輕議征勦者。今一舉蕩平。如拉枯朽。因湖廣之歸師。不煩調遣。善一將思田之降衆。得其死力。善二所誅者。積年渠惡。非他濫殺。善三因歸師以討逆賊。無轉輸之費。善四不役民兵。不募馬力。衆皆不擾。善五元惡就誅。餘黨威服。得撫勦之宜。善六八寨平。諸賊可知漸次撫勦。兩廣良民得安生樂業。善七徙建城邑。惡賊失險。計安經久。善八勞苦而功高如此。議者乃言守仁受命征思田。非受命征八寨。又言築城建邑。非人臣所得專。傳曰大

夫山疆有可以安國家利社稷。專之可也。故周亞夫
不奉敕梁之詔。遂破吳楚。范仲淹築大順城以拒敵。
朞月奏功。當時未聞有專制之嫌。守仁者有便宜從
事之。旨矣。先是宸濠叛逆。江西諸臣誓死計賊。獨
王守仁伍希儒謝源三人而已。成功之後。乃爲忌者
所抑。不曰初同賊謀。則曰滿載金帛。當時大臣楊廷
和喬宇從事飾其事。至今未白。夫國家論功有二道。
有開國効功之臣。有定亂極危之臣。開國之臣成則
侯。敗則寇。雖勿崇焉可也。惟禍變倏起。社稷安危。凜

乎一髮効忠定亂之臣則不可忘何也所以以衛社稷也忠如守仁功如守仁一屈于江西再屈于兩廣司馬未見賞旌司農委之查勘臣恐機會一失大功難成城堡不得脩築逋賊復猖爲地方慮不淺惟陛下察之八年十月廣西思田既平新建伯守仁議設流官知府以制之及平八寨又移南丹衛于寨改思恩府城于荒田改設鳳花縣治于三里添設流官縣治于思龍增巡守鎮城堡于五屯及侍郎林富繼之。又言田州界居南寧泗城南通雲貴交趾爲備非

全邊略記

一、改設流官。則邊方之守。我獨當之。岑猛本無叛情。身既伏誅。長子爲戮。情法兩當。若藉其土疆。刑浮於罪。何以服諸夷之心。宜降府爲州。卽以猛子邦相知州事。止選一吏目佐之。分設土巡簡司。使各世其地。無事則倚角而守。有事則彼此相防。爲便八寨。不可遷衛。有四頑山絕地。商賈不通。一也。瘴癘疾疫。人無固志。二也。生理亡聊。易驅從惡。三也。凌險孤居。緩急無援。四也。南丹衛設在賓州。旣不足以遙制八寨。又不得以還獲賓州。爲今日計。獨上林之三里。守仁故

所議設縣者。可遷南丹衛于此。夫設縣則割賓州之地。以益思恩。是顧彼失此也。遷衛則扼八寨之吭。以還獲賓州。是一舉兩得也。與守仁議微有不同。總督林富守帥仇鸞報廣西之捷。張祐破封川石硯。得首二百一人。張經破潯州。斷藤。得首百七十人。李璋破永福靈州。得首六十二人。沈希儀破象州武宣。得首百十一人。猺獞皆平。上勞之以銀幣。于是林富以新寧會寧二縣賊所據田。今荒蕪者。藉之營堡。爲之屯。其餘者。招還流移。使復其業。而蘇其逋。十八年廣

西。藤。峽。弩。離。諸。巢。悉。平。凡。斬。首。千。三。百。五。十。二。十。一。
年。賓。州。馬。平。柳。城。諸。徭。僮。首。韋。公。返。韋。扶。礦。爲。亂。土。
日。楊。留。襲。賊。而。死。千。戶。何。鉞。力。戰。無。援。亦。亡。總。督。蔡。
經。總。兵。柳。珣。自。劾。兵。部。議。于。古。田。縣。建。置。長。官。司。擇。
土。官。領。萬。人。守。之。馬。平。容。平。浴。容。懷。遠。荔。浦。設。立。大。
軍。堡。擇。土。舍。各。領。五。千。守。之。二。十。四。年。兩。廣。守。臣。奏。
封。川。僮。首。蘇。公。樂。張。公。藥。等。平。斬。獲。二。千。五。百。七。十。
人。粵。撫。張。岳。陳。圭。等。報。柳。州。馬。平。諸。巢。韋。金。田。等。平。
而。後。斬。四。千。餘。級。撫。者。二。萬。餘。人。詔。陞。賞。有。差。二。

十八年廣東崖州黎賊。那燕聚衆四千。流劫鄉寨。詔發兩廣土漢九千勦之。而賊搆昌化感恩諸岐賊。勢益猖。給事鄭廷鵠言。黎踞山崗中。州縣反環其外。彼高我下。彼腹我鹵。彼聚我散。無如之何。嘗考今昔。勦黎其大舉有二元。至元辛卯。勒石五指山。雖建屯田府。立會同二縣。而經略未盡。嘉靖庚子。又嘗大渡。師徒攻毀崗巢矣。議於德霞。擬建城邑中道。而廢族爲賊資。夫鄉臂雖張。有限蟻封。雖密可夷。必先攻。郎溫嶺脚二崗之岐賊。使不得借爲証。必安慰凡陽搆。

集之岐賊。使不得訛爲搖。必察土舍之右黎而左我者。立叅戎幕于德霞。其新附之異志者。遷之海外。如漢徙濬山蠻故事。詔悉允行。三十四年。勅馮岳節制容美十三司土官田世爵等。移荆瞿守脩于施州。九永守脩于九谿。世爵與向元楫。讐奪故也。三十四年。廣東扶藜蔡梅等。尙賊平。賊首馮天恩等。爲毒數十年矣。總兵王璫。剿斷七千八百餘首。地方以寧。四十四年。總督吳桂芳言。廣東肇慶府上下江一帶地名羅旁。淥水介東西二山之間。竹木叢翳。素爲搖。

淵藪。其羅旁西山獠人。先年都御史韓雍經畧隄防。頗就安輯。惟東山諸苗阻深箐而居。時出剽掠。有司每歲發卒戍之。費廣力疲。無益實效。莫如聚兵召商。隨山刊木。設立營堡。將就近田地。給戍兵耕。扼其從出之途。絕其潛伺之計。耕守既定。控制斯嚴。北岸營兵以次漸減。報曰可。四十五年時。銀豹久據古田。與諸獠分其地。爲上下里居之。銀豹兩犯省城。獨下六里人從之。提督吳桂芳遣典史廖元入上四里。諭降諸獠復業者一千九百餘人。銀豹勢孤。亦請降。桂芳

卽以古田平開因言古田自弘正來縣令未嘗入今
典史廖元恢復已有次第宜量陞簿候其政成卽擢
爲令又本省副總兵止以都指揮充之不兼制柳慶
惟輕位下凡事輒爲撫夷道所持似宜特重將權部
爲置大帥焉太僕殷從儉曰獐所畏服惟狼兵先年
古田之寇未敢深入由狼兵聲威振也頃歲議減狼
置募已復革狼募二兵而用閩浙兵如捕鼠者易猫
以犬非所畏也臣嘗稽之往牒訪諸故老莫如調狼
兵占地而責之屯守蓋土官得以地爲利而古田素

稱膏腴。尤其所覬覦。宜擇調東蘭那地。南丹三州土官。令親領精銳。各一二萬名。給以行糧。資以醫道。進據古田要害。田畲。其中各獠村寨數百。種類數萬。其中固有納糧向化者。亦有曾經爲寇。未與犯城。後能懼罪。願立長相統者。進兵之初。當預榜別良惡。使知向背而不疑。奏入採行。古田僮賊攻劫會城。戕殺官吏。連歲苦之。其最黠者。韋銀豹。黃朝猛。擄鳳凰。潮水二巢。險固不可拔。總督殷正茂。李遷謀調思明土兵。及漢兵共十萬。令俞大猷統之。直抵諸巢。合營追剿。

斬首七千四百六十餘級。詔晉其秩示勞焉。隆慶四年。韋銀豹黃朝猛之亂未熄。古田苦之。廷議大討。晉殷正茂專征伐。正茂會總督季遷。徵土漢兵十四萬人。分七道。門崇文將南丹。繇永福抵總輔隘。錢鳳翔將思明。繇兩江抵都狼隘。黃應甲王時科將鎮安向武東蘭田州。繇洛容抵三門。丁山董龍將泗城歸順龍英江州。繇融縣抵思管風門蓮塘。梁高盧錡將三千人。備策應。征蠻將軍俞大猷總其師。以十二月破東山鳳凰大巖澗水數十寨。賊奔潮水合陣。據

其極巔。五年正月。俞大猷陽擊馬浪。而陰以安隆死。士耶鹽等入其山伏發。分擊碎江金寶諸賊。三月一日。班師禽斬七千三百有奇。廖元王綱誘斬黃朝猛首。而銀豹懼不免。乃爲僞首以獻。居有頃。知韋首非真。正茂再購之。知縣唐執中計通其兄銀姑。生擒銀豹來。正茂躍然爲章自劾。以鳴不欺。檻車致西市磔之。上陞賚有差。奏定東蘭南丹那地。三土州官族巡簡職事守其地。立古田千戶所。升古田爲永寧州。萬曆元年二月。嶺東賊平。惠州有馬口等寨。叢山深。

箭賊嘯聚其中。督撫殷正茂擊之。俘斬藍一清等一萬二千有奇。先是賴元爵藍一清盤牙四十八巢。延袤八百餘里。晝夜以殺爲戲樂。或剖孕婦。或粥嬰兒。使母燃火烹子。使子立觀殺父。慘酷萬狀。自隆慶初至末。所虜殺村落男婦以萬萬計。其黨曾廷鳳等已遣子入學。馬祖昌等。各面縛歸。佯降也。正茂燭其意。決討之。名諸軍大會。并徵左右江土兵。以叅議顧養謙軍歸善。吳一介軍永安。陳奎軍長樂。爲監軍。分三道入。自壬申冬至春。大戰數十。諸將佐暨丞尉及諸

生之有武略者。各效命直前。悉得搜捕。山巖溪洞。無
一得脫者。嶺南北郡縣。始得寧帖。正茂復督諸將張
元勲。胡震。陳璘等。逐海賊諸良寶林道乾于海崖。盡
傾其巢。螺溪酋賴元爵馬公酋藍一清洋島酋刁世
興大坪陳世通掩棄酋鄒加儒高潭酋馬祖
昌赤花酋馬祖盛藍溪酋黃民泰鮐溪酋黃貴東坑
酋李仲山高砂酋廖和尚石坑酋陳旗九丫酋曾廷
鳳黃捕酋曹志良烏石酋楊崖爛田酋曾文瑞葫蘆
酋曾萬璋捕尾黃明時入萬酋謝福陂鳥酋曹勝麻
竹酋王栗碗窯酋葉景清油步酋丘萬頃半埔酋鄒
愛清銅坑酋曾仕龍洋口酋蕭宗石門酋廖一統溪
沙酋詹石懷此皆惠總督殷正茂。巡撫郭應聘。奏府
潮阻山橫行者也。江之捷。府江者。平樂府地也。上起陽朔。下達昭平。亘

三百里。諸獍憑險。又以朦朧三峒仙迴高天水涯諸巢根柢之。韓雍蕩平百餘年。齒益夥。庚午古田興師。未遑及。辛未彪灘賊楊公滿雷公奉等殺千戶周濂。土舍岑文益橫。正茂請詔徵土漢兵六萬人。四哨以從事。西岸及水哨則王承恩董龍。三峒則王世科。東岸則錢鳳翔。而李錫總諸軍事。壬申夏師克古西木魚靛諸巢。三峒之賊潰入南源鷄筋山。我師擒斬五千一百有奇。條上六事。大要巡司久沒于賊。荔浦之峯門南源。修仁之麗壁。永安之古眉。悉易爲土。

司東則水涯。西則仙翅。更營于古西東線募兵屯田。而開山通道。兩岸以便舟挽。府江距蒼梧。唐宋時設龍平思勒馬江沙亭諸縣。後胥爲夷。今割平樂富川賀縣之地。通東兩岸爲六道。綱縣治曰昭平。總其屯賦得畝六萬有奇。北三北五峒老平法真等。許自新兵書方逢時覆可。冬碎江賊廖金濫等殘孽復逞。副使徐作副帥王承恩率張世勲敢戰捕斬二千餘。奪復峯門。周公樓自縛詣降。輸稅爲編戶。時懷遠黑徭以忿殺知縣馬希武變聞。會大雨雪。兵無鬪志。李錫

曰非廣募浙人莫可制。郭應聘以爲舍狼取浙夷心
生悔。是自疲也。亟攜其黨遣米萬世等分入黃土白
果。僮青洪大梅徭。悉從安撫。咸願以兵助。十二月季
錫募兵四營。土十萬。浙千三百。廣千八百。鈞刀三千。
移牒楚撫趙貴黔撫蔡文各備邊。而監軍悉屬之沈
子木賊方屯板江大洲。恃五灘自固。錫裝戰艦四百
艘。設伏破其丹竹潘營。同樓竹尾諸巢。賊復集鵝嶺。
錫鼓水兵截潯江。大破之。二年正月。李錫追及上僮
龍七寨。稱曰徭王。凡馘首三千五百四十二。餘孽乞

澤殷正茂乃議曰。懷遠舊治。環矜洞中。惟程村則附。殘民板江。則隣融界。宜擇於斯。方伯楊成吳一介有。決贊之力云。是時寧僮。幸狼要。洛容僮。韋相義。上油。峒僮。爽伯。雍陽。胡金寶。頂之僮。韋狼相。永福。邊山。僮。廖勝朗。以次削平。粵將張元勳。閩將胡守仁。合兵擊。逋賊林鳳于礪洲。大破之。鳳走呂宋國。四年六十三。山及七山。皆岑溪。徭巢也。酋潘積善。阻山公行爲患。總督凌雲翼。往征羅旁未還。以其兵威曉譬之。積善。願歸田輸賦。以其子附學宮。受書。雲翼立五大營。移。

全邊略記

潯梧守將轄之。治大峒城屯堡三十。上賞之。是時北
三酋長譚公柄。河塘酋長韋宋武。負毒弩百千羣。巡
撫吳文華。商于雲翼。移恩吉將王瑞兵臨之。酋願以
所占據遷江所屯。還版圖事。得隸平樂。四酋長黎
福莊犯賀縣桂嶺。就捕而韋六哥與黎天龍捍如故。
李錫大集民兵。達攻其白冒五指。斬千三百七十人。
而定。五年嶺西羅旁。據東南山海間。東西二山相踞。
驚江急峽。飛巖斷壑。諸徭窟其中。至世宗朝。浪賊
黃德祥等。雄據兩山。轉相寇掠。大司馬凌雲翼既至。

討賊乃部署八道並進。克木夷山峒五百六十有四。俘斬四萬二千有奇。拓地數百里。置郡縣。捷聞。賜賚之。七年。總督劉堯誨巡撫張任勦十寨之役。卽新建伯舊蒐之徭也。調募土漢十萬人。總四部者。征蠻將軍王尙文。思恩將李應祥。進于三里。柳慶將倪中化。進于忻城。永寧將于嵩。進于夷江。潯梧將張榜。進于上林。堯誨移蒼梧。叅政彭文質。周舜岳。監軍事。十二月。分道禽捕。九千百三級。俘者五千。捷聞。告郊廟。鬱林酋長黃邦緣。近北海。走博北沙田間。入興業。

諸縣御史顧鈴兵巡王原相大徵兵生得邦緣斬首
四百撫民狠者幾四千人八年九月廣西巡撫劉堯
誨擒斬叛賊鮑時秀等凡三百五十級九年高江諸
徭酋盤宗明大入猶巷堡百戶劉卿與戰墮水而死
巡撫吳善檄標兵馳之總戎呼良朋斬首千有十一
級生俘八百有四十人起復侍郎郭應騁再撫粵
遂改十寨爲三鎮焉周安古卯爲一思吉古鉢羅墨
爲一古蓬都者剝丁爲一以土官族目韋顯能韋應
鰲黃馮各授土巡簡職世其地仍隸賓州設土兵屯

田以實之。歲糧三千三百五十四石。應聘又計禽羅陽土酋黃金彪。忠州土酋黃賢相。國內遂寧十年。馬平獍韋王朋肆劫。總戎王尙文斬首六百有奇。其始也。境內與非我族類者交錢財。責負甚急。出入縣庭。卒至戕賊。大司馬梁夢龍察其弊。下所司。嚴譏非常。所與獍徭通利致富者。沒入官。著爲令。十三年懷集獍嚴秀珠。大蹂于開建封川之間。把總羅定朝沒于毒弩。下兩廣總戎戚繼光呼良朋。是以有金鵝之捷。大的五道而進。戴應麟出伏虎營。王如澄出蘭峒。魏

宗瀚出石牛營。楊壽甫出仇峒。沈茂出會珠。前後斬級四百有奇。於是銅鍾牛欄石羊橋八峒。願克撫戍。唯命。二十年。交都統使莫茂洽。荒淫無度。黎維潭用鄭松計。襲殺之。幾殲莫族。莫敬用等竄我境上。告急。維潭盡有交地。亦具款文。粵撫陳大科。閉關弗納。二十一年。黎維潭復函封。乞如先朝從象胥後。前督府陳渠直指涂宗濬。舊有疏矣。彼之雪仇有名。勿拒其勘處。陳大科以聞。下部議可。按察使楊寅秋。捧檄黎人。封還僞印。時莫人依土司爲逋藪。土司藉爲侵

地有謂莫分道屯據。所收喪亾萬餘人矣。而安平龍
州雷州以交黎劫焚告。寅秋曰詐也。二十五年寶慶
府城步縣護印照磨梅蕃祚條議撫苗方略。時城步
元知縣欲清丈苗田。苗大激。蕃祚順其土俗。治開覺
諸奸。取苗之傲驚者。稍懲之。以定一方之變云。二月
錄岑溪七山功。加撫臣陳大科右都御史。四月楊寅
秋抵桂林賓州。用思明土官黃承祖策。擔土漢師五
千人。整壁而待。特不以夜襲。搖款事。趣其方物。嚴裝
抵關。候進止。設龍幄儀衛備盛。黎維潭赤跣白組。

其所對狀。世系世耆。供繼井井。行叩頭禮。因諭之。給
高平府治樓。莫氏交人。唯唯交戟之下。不敢失尺寸。
欠督撫戴耀巡按黃紀賢林道楠報款竣。詔陞賈
有。加三十五年二月。廣西撫楊芳奏。安南夷官韋達
禮。侵犯思陵。負險于公母山。竟莫能制。該國奉檄刺
灰。函首詣鳳陽關。差范彥等。賫其印表。并三部貢物。
惟世廟受莫登庸之降。封爲安南都統使。在事文
武臣咸賞焉。銜壁獻琛之儀。未有如今日者。舉總督
戴耀總兵王鳴鶴以下。得旨。黎維新准襲都統使。

新頒銀印。令其叩關祇領。贖印銀兩。其免解以昭德意。裴宗奇等梟示。三十六年四月。總督戴耀報欽州事。夷人突入州城。破獄殺官。水陸兩防。悉未能遏。糾付帥楊應春。付使蔡夢說。俱戴罪。其爲殘莫遺孽。行。叅維新捕之。有旨戴耀久任。平居制禦。謂何。豈得。誘之下吏。三十八年。酉陽土司冉御龍。先年以兄弟相讎之故。與永順土司彭元錦構禍。而御龍甥彭象乾。爲保靖土司。與元錦不相能。聲言元錦必反。督府通議勦之。辰州知府瞿汝稷。謂在羈縻之而已。黔楚

自征播後。城野皆非昔時。何堪鼓鼙哉。請于撫按。願以檄喻之。喻而不順。用兵未晚。遂草檄千言。使人持喻。元錦柔服。再喻保靖酉陽二司亦服。一方帖然。汝稷尋以卓異聞。天柱巡簡朱某。以德化苗蠻。教之耕田。治生息鬪。睦里苗蠻服之。仍選其俊子弟。教之讀書習禮。而身自率之。又舉其率教者。引之謁上官。使知官府之貴。一方遂爲善俗。知府瞿汝稷請于監司。題請天柱爲縣。朱某爲知縣。四十二年五月。瓊厓生黎節羅活。與抱由等峒熟夷相構。那影懇乞火藥爲

禦。大帥楊鳴鶴。以爲裨將張萬紀足辦之。而三戰三北。二月之役。薛鴻翱七十餘人死。四月之役。符起鳳四十餘人死。十一月之役。一千戶四把總九哨官。五百餘人死。萬紀陣亡。于是兵科張國儒。彈劾督臣張鳴岡。大帥以下。曾國棟。袁應兆等。御史魯之繇。劾鳴岡。厚結粵璫阮鼎。以自覆也。四十三年。總督張鳴岡。巡撫林欲厦。巡按俞誨。覆奏改州之議。曰。土官岑氏。世濟兇頑。天厭夷氣。三繼三絕。武靖乃斷。藤峽中之碧灘也。地險旣深。狼兵復驚。似宜改州爲鎮。近隸潯

州移府判官于其地。簡衛弁統狼兵。更番戍之。便可之。四十四年十月。粵督周加謨撫林欲廈。爲畱稅增兵之議。以交賊督勝集文淵等。驅象馬六千人。攻上思州。已逼馱英二村。復吞汪榜六路。德廬雖被天刑。余孽尙稽天討。憂心如燬。策餉勦除。四十六年三月。兵部議廣西夷案曰。狡賊扶隆祿山。虎踞自雄。鯨吞爲虐。執馘獻俘者十夷。宜誅之于交趾境上。嚙越皇威。至于安南都統黎維新。高平府莫敬寬等。宜加褒賞。堅其恭順之心。八月。巡按俞誨曰。自董元儒謂夷。

情日熾。土司日削。上思距南寧僅數十里。如救焚溺。是以有那堂平。那賴三大營之役。下石西等州久困蹂躪。是以有卜築。魋毒嶺之役。調土兵千人戍之。天啓二年八月。粵撫何士晉奉援黔之旨。調泗城南舟萬人付之。杜文煥而部咨又令與推官袁玉佩面商。狼兵可否。然而田州岑懋仁招亡納叛。連結交夷。帶甲四十萬。安酋遣細人與之約。西南半壁唾手然者。田州顧請自備甲馬。以敵乎黃龍府。泗城顧獻安酋書檄以詰奸自居。而至于戍柳百人。尙乞撤回。殆貌

恭也歟。藺囚援遼。倡亂錦江。獬囚征藺。窮兇富水。皆明鑒也。用漢不如用狼之奇。用狼不如用漢之穩。梧兵一千。粵東兵三千。畱餉二十萬。粵力罄矣。十一月。總督胡應台募鮮夷商二十四人以報。曰濠鏡之地。若蓮花然。浮峙海中。一線小經。聯于香山。曰塘基灣。近年增稅二萬金。廣民食其機利。頃太僕李之藻欲募三百六十人。乘風浮海。以圖恢復。張壽之來。竊疑之用夷攻虜。事不經見。責以戰守三百。猶存乎見少。如以習銳已耳。無取多選遠夷。致駭觀聽。今夏經毛

番仇殺灣夷。灣夷呼救甚急。助以酒米。張設軍容。紅

番始遁。創達幸濠鏡之不爲澎湖也。

時紅毛據澎湖

南丹州

土官莫儁。劫肆有年。怙而不悛。頃通謀安酋。納其賂。私助甲馬三千。祖母韋氏。大義滅親。傳命莫欽明等。計擒儁。墮樓。爲保祚也。於是巡按賈毓祥嘉其內變。請旌韋氏。詢于夷衆。舉莫伋襲厥職。三年五月。交祿酋何惇。窺黔蜀之變。狡焉啓疆。集衆五萬。以一枝從波羅而犯龍向。以一枝從遷隆。一枝攻上思。總兵紀元憲堵之。斬馘百餘級而遁。

職方氏論曰。夏典要荒。周官蕃鎮。大桓因俗而利導之。逾湟絕嶺。雖扶輿暨紘。橫海伏波。而化理終塞。廣東東莞伯真何尚矣。廣西當嶺南右偏。土瘠而民獷。獠猺獠窟焉。左黔右鬱。荔浦東西。殘破不次。大藤諸峽深險。卽被誅鋤。未數十年。復跨江出剽。非田寧梧。藤諸孱卒之所扼也。桂林之北。連武岡。則六峒爲之孽。柳慶之東。通懷遠。則八寨爲之根。府江上下。近蕩平而猶巢。右江岑猛。雖討除而復種。王盧再叛。思田更強。自茲以往。經制日困矣。湖廣土官。皆據湖南巫

黔中地錯辰常間。溪深峒險難馴易囂。永順保靖自
求迄今富強雄脅諸司。其構結也廣矣。其憤驕也堅
矣。夫西南夷帶河礪山。迤五省而亘天半。昭其雅度。
漏彼綏人。乃國家神氣。不自厲揚。每行征誅。輒議調
發。當其備煥連營。不費公家一錢。名稱佐急。及所過
恣掠。軍法難縻。慘于劇盜。蘇松征倭之血。可謂覆
轍。浸尋至于萬曆之季。援遼命將。遍及夷官。馭朽未
競。巴渝先陷。於是旣用夷治夷。夷權日畸。其有領兵
奮節。殞首疆場。朝議無所以優之。而爵級遂濫。或加

文資至于藩臬。或晉武秩子以都督同知名器。苟阿禮貌配旬。裁抑則前賞化仇。寵褒則後錫已庶。實禍藪也。走不敏懼焉。擬以文旌止于太守之銜。武表極于副帥之例。而五府玉帶之階。兩司花金之畀。持之甚力。其若土將而授流官。勿使楚居楚地。蜀轄蜀藩。必達陟邊鄙。踈其黨助。然後箴常可察。隱怙易驅。蓋畏其卒也。夫用兵多變。時移勢殊。粵稽銅柱樹標。漢卒斃于瘴癘者過半。韓襄毅壅定大藤之亂。善用達軍。何其不崩不沉。迅若霆電。及新建王守仁撫處思田。

潛芟八寨亦足振天威矣。後起者或以爲未盡。哲人
猶難之。而況鹿鹿者乎。

全邊略記卷之八 終

全邊略記

卷八

四九